

9
列宁

纪念馆

列 宁 論 图 书 馆

(供内部学习)

最高指示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中南林学院革命委员会信笺

目 录

- (1) 论图书馆 列宁
- (2) 高校图书馆要为学生思想服务 教育革命理论及实践
第36期(图书馆刊例)
- (3) 广东农学院图书馆工作调查报告 翁国奎但
- (4) 肃清“贼机会主义”在高校图书馆工作中的危害 翁国奎但
- (5) 开门办馆的实践经验 农林
- (6) 充分发挥在农社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服务的作用 农林
- (7) 充分利用书刊资料积极开展各项宣传运动 中大
- (8) 充分发挥外国图书资料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作用 中山医
- (9) 以馆藏教育为纲，开展书评活动 座师
- (10) 赴外省参观图书馆汇报 翁国奎但
- (11) 图书馆负责人郎捷同志在参观广东农学院图书馆
赴外省参观图书馆时的讲话摘要 翁国奎但整理
- (12) 把高校图书馆办成宣传马恩列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 翁国奎但
- (13) 关于开门办馆问题 翁国奎但
- (14) 积极审查开放图书，做好读者辅导工作 翁国奎但
- (15) 把高校图书馆办成培养干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翁国奎但
- (16) 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图书馆队伍 翁国奎但
- (17) 为教学、科研、生产劳动服务 翁国奎但

列 宁 論 图 书 館

— 九 〇 五 年

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请示汇报。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活水，注入这一切工作中，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者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年11月1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6頁

— 九 一 三 年

要使这些巨大的图书馆不仅对学者和教授等开放，而且也对一般群众和市民开放。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1頁

……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珍本书，有多少16世纪的版本或10世纪的手稿，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間广泛地流传，吸引了多少新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

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有多少图书被读者带回家去，有多少儿童来阅读图书和利用图书馆……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1页

每个分馆不仅使读者能在馆内阅读各种参考书和把图书借回家去，而且还是举办演讲晚会、召开群众会议、进行正当的文艺活动的场所。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2页

图书馆工作人员尽量给儿童各种方便，并给他们解答问题。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3页

一 九 一 七 年

(1) 公共图书馆(前帝国图书馆)应当立即同彼得堡和各地的所有公共图书馆和国立图书馆**交换**书籍，同时也同国外的(芬兰、瑞典等国)图书馆**交换**书籍。

(2) 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互寄书籍，应当由法律规定予以免费。

(3) 图书馆阅览室应当象文明国家为有钱人服务的私立的图书馆和阅览室那样，

每天从早 8 点开放到晚 11 点，节日和星期日也不例外。

(4) 应当立即从国民教育部的各个局抽调必要数量的职员到公共图书馆去工作（由于军事上需要男子，必须多利用妇女的劳动），因为在这些局里，十分之九的人所干的不仅是没有益处而且是有害的工作。

《論彼得格勒公共圖書館的任務》 1917 年 11 月，《列寧全集》第 26 卷
第 310 頁

一 九 一 九 年

图书馆工作（当然包括“农村阅览室”、各种阅览室等等）最需要发动各省、各团体、各阅览室等等之间的**竞赛**。

现在人民委员会要求写**报告**，这种正确作法应该达到**三个目的**：

(1) 使苏维埃政权和全体公民真实地全面地**了解**在做什么事情；

(2) 吸引**居民自己**参加工作；

(3) 发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竞赛**。

为此，必须立即制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报告表格。

.....

表格中一定要答复的项目应该包括：例如图书馆（或阅览室等等）的地址，馆长和管理人员的姓名及其住址，书报数量，开馆时间等等（对于大型图书馆还要有其他项目）。

《給教育人民委員部》 1919 年 2 月，《列寧全集》第 28 卷第 429—430 頁

(1) 你是否能用确切材料证明你们图书馆图书**流通率**的增长？(2) 你们阅览室的读者有多少？(3) 是否和其他图书馆、阅览室交换书报？(4) 是否编有图书总目录？(5) 星期日是否开馆？(6) 晚间是否开馆？(7) 是否扩大新读者，如妇女、儿童、非俄罗斯人等等？(8) 是否满足了读者的咨询？(9) 有那些简单切实的保管书报的方法？贮藏书报的方法？阅览部和书库是否有机械联系设备？(10) 图书是否外借？(11) 书籍外借手续是否简化？(12) 是否通过邮局寄书？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給教育人民委員部》1919年2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0頁

苏维埃政权对工人和劳动农民的自修和深造给以全面的帮助（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俄共（布）党綱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第89頁

当我在人民委员会接触到另一个问题即图书问题时，我曾说，人们经常埋怨我们的生产落后，书籍太少，不能出版足够数量的书籍，这都是事实。我现在还说，这都是事实。的确，我们没有燃料，工厂停工，纸张很少，因而我们不能得到书籍。这都是真的，但我们未能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书籍，这也是事实。……现在必须同残余的破坏现象、混乱状态、可笑的本位主义的爭吵作斗争。这应当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者来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进行起来。我们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

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应当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建立许多平行的组织。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革命不解决这项任务，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谬现象，那末这个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至于资产阶级，则只满足于摧毁旧东西，给农民经济以自由，而农民经济，如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一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5月6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01—302页

一 九 二 一 年

在对校内或校外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报纸、小册子、杂志和书籍方面，也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报章和书籍已为苏联公务人员这一人数不多的阶层所占有，而工人和农民所得到的却非常少。必须彻底整顿这项工作。

《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1页

……工农群众追求知识的热情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极不善于保持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正确地满足这种愿望。在建立真正统一的图书馆网方面，还必须顽强地进行许许多多的工

作。

《論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32卷
第117—118頁

必须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给正确地为全国，为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那时人民就会干劲百倍地、迅速地、顺利地获得文化、光明和知识。那时教育事业就会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

《論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32卷
第120—121頁

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会这种办法，爭取在一年內，甚至在目前贫困状况下，给5万个图书馆和阅览室各2份报纸，给人民一切必需的教科书和一切必需的世界文学、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经典著作呢？

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做。

《論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32卷
第122頁

主要工作计划什么时候订好？这个计划包括那些问题？象编写教科书，图书馆网及其利用，……等这样一些问题，是否包括在內？

.....

在这方面有沒有作出决定？采取哪些措施来有系统地监督执行

情况？

请简略答复。

《給教育人民委員部》1921年4月8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480頁

应该使您（和我们）绝对确切地知道：如果每本苏维埃的书出版以后一个月（两个星期？六个星期？）每个图书馆都还没有这本书，那末监禁哪些人（不论是“中央出版总署”的和图书馆网的，一定要两个机关都有）。关于这一问题给我送一个简要的报道来。

《致李特肯斯同志的信》1921年5月17日，《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第312頁，轉引自《布尔什維克报刊文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5頁。

教育革命情况反映

国务院科教组

第 36 期

1972年10月6日

学校图书馆要为转变学生的思想服务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阅读阵地，不仅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及时提供了所需要的书刊资料，而且对转变学生的思想起了一定作用。目前，有八千多种四万多册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实行了开架借阅，全馆平均每天外借五百册左右，最多的一天达一千五百册，超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借阅数量。

是积极开放还是消极“把关”

一九七〇年夏天，中文系资料室开列了一张书单，要学校图书馆增购一批欧美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要不要买？图书馆内展开了一场争论。有的同志主张买，有的同志坚决不同意买，认为再买这些书就和旧图书馆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说：这张“令人深思的书单”是图书馆“复旧的信号弹”，担心出借了不健康的书和毒草会腐蚀毒害青年，主张多“把关”，少开放。后来大家学习毛主席

的教导，认识到把毒草关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关”不解决问题。毛主席指出：“**同錯誤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經過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溫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开放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书，包括一部分毒草，正是为了让学员在与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经受锻炼。如果把书关起来，不让他们接触错误的东西，他们就无法比较和鉴别。正如工农兵学员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种看了一本资产阶级的小说便中毒的人，怎么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是积极开放，还是消极“把关”，关键是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只有树立图书馆要为转变学生的思想服务的观点，才能真正发挥这块阵地的战斗作用。

是主动关心还是不聞不問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門都要負責任。”图书馆无疑也要负起这个责任。但是开始时，有的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员觉悟高，我们服务周到就行了。”工宣队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有位老师傅说：“一颗子弹只能打死一个人，一本坏书可能毒害一批人，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阅读阵地，帮助工农兵学员健康成长，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不管啊！”

在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中，大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办馆路线，认识到一方面要相信工农兵学员有鉴别能力，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毒草书籍的腐蚀能力，工农兵学员仍然有被毒草腐蚀的可能。他们表示，对阅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决不能不闻不问，重走“只管借与还，不管纲和线”的老路，一定要关心工农兵学员的成长。

认识提高后，他们就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工作的首位，从采编、陈列，到流通、出借，各个环节都为工农兵学员创造有利条件。阅览室的同志不再象过去那样只管“按时开门，准时关门”，而是主动做些剪报和专题资料索引工作。当知道有些学员正在写作某一专题，就把有关资料送给他们参考。流通组不仅认真做好“借借还还”的工作，而且注意学员的阅读倾向，改变了过去“书来书往不认人”的状况。有一段时间，军体系的一些学员借的书杂七杂八，没有明确的读书目的。工作人员发现后，感到这是刘少奇一伙鼓吹的所谓“开卷有益”论流毒的反映，就写了《看书不是为了消遣》等小评论文章，并配合军体系的领导，组织了读书小组，举办了对毒草小说和毒草体育电影剧本的批判会，引导学员端正了读书方向。

是依靠群众还是靠少数人

毛主席教导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图书馆的阅读指导工作是大量的，由工作人员全部包办，还是发动群众一起干，这是图书馆走不走群众路线的原则问题。

书评，是指导阅读的一种好形式。但这项工作如果只靠工作人员做，那是断然做不好的，也达不到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图书馆在开放中，发动群众搞书评，把读书和评书结合起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应该坚持。在广大师生支持下，群众性的书评活动很快开展起来。

现在，学校图书馆每天收到几十份书评，有的转抄到书评专栏上，有的归纳整理后发动大家进一步评论。对意见分歧较大的书籍，

图书馆还将这些书和有关书评交给中文系的师生，请他们结合“文艺评论”课，进行更深入地评论和研究。

图书馆组织的一些读书小组，在赞扬好书、批判毒草的战斗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不少学员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军体系有个学员，参加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和批判后，深有体会地说：“这部书我在中学里看了五遍，主要是研究人物内心矛盾，欣赏作者的艺术手法，同情书中的主人公。这次带着评论和批判的任务重新阅读，就看到了书中的主人公不与工农兵结合的严重问题，改变了对他们的感情和态度，不再是同情他们，而是憎恨他们。他们反对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一伙混入革命队伍的机会主义分子。”

（据上海市高等学校教育革命座谈会材料摘编）

发：广州市、海南行政区、各地区(自治州)、各高等院校、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共印500份)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办公室翻印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

广东省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调查报告

(一九七二年四月——六月)

广东省各高等院校图书馆大部分成立于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时期。九所高校图书馆共有工作人员二百一十四人，其中党员四十六人，团员五人。藏书五百二十万册。中山大学藏书最多，约一百九十万册，其中有宋、元、明珍善本两千余种，如〔明〕熊尚弼纂修的《四川志》，为海内外孤本。广东师范学院的《安南志略》手抄本，也为海内孤本；《大清历朝实录》版本精美，印行量少。

解放后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各馆同志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旧的办馆方针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正如《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指出：“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图书馆也不例外。各馆在依靠什么人办馆、为什么人服务、宣传什么、流通什么等根本问题上，受旧的教育制度影响很严重，十七年基本上没有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旧学校图书馆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工具。各校由专家、教授组成了图书馆委员会，掌握图书经费分配与藏书建设大权。个别图书馆在一段时期内甚至被坏人掌了权。如原华南工学院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前历任的八个正、副馆长中，就有三个被

捕判刑。某学院图书馆长把《美国国会图书馆公报》作为图书馆建设的蓝图，大搞封资修、大洋全的一套。直至文化大革命前，该馆没有一套齐全的《列宁全集》。一九五九年反浪费时，竟把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当作反浪费的展品。可是，资产阶级专家为了追名逐利，却大肆挥霍国家资金，任意购买无用的甚至腐朽的外文书刊。中山医学院某专家要图书馆为他从公元一千八百多年补起的德文版《病理解剖》杂志，整整占了三个书架，但直到他死时还没动用过。某校外语系一教授使用外汇买了描述伦敦妓女生活的英文原版书《妓女》。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可以自由进入书库，不限册数、不限借期地借出任何书刊，而对广大师生则诸多限制。

旧图书馆不仅成为少数资产阶级专家猎取名利的敲门砖，而且成了毒害青年的封、资、修大染缸。在“有求必应”的资产阶级口号下，大批毒草书刊自由泛滥。中大图书馆购买了不同版本的《金瓶梅》；原华南师院图书馆连资产阶级诲淫诲盗的《香艳丛书》也收罗进来。在毒草书刊的腐蚀下，有些工农子弟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成名成家。个别学生中毒很深。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个学生，中学时还是学生会主席，进大学后受坏书毒害，颂古非今，以至发展到恶毒攻击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堕落为反革命分子。有的图书馆人员也受到腐蚀。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各院校图书馆，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

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加强图书馆的建设，使图书馆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以革命大批判开路，狠抓路线教育，明确了图书馆的办馆方向。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各馆都以路线为纲，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图书馆工作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图书馆历来是两个阶级激烈搏斗的重要阵地，刘少奇一类骗子，从过去推行修正主义办馆路线，让毒草大肆泛滥，到现在对图书馆工作鼓吹取消主义，其罪恶目的都是为了把图书馆变成腐蚀群众，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必须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真搞好图书馆工作。中山大学图书馆自去年八月以来，联系图书馆两条路线斗争实际，组织了三次革命大批判，使广大馆员划清了两种办馆路线的界限，增强了为巩固无产阶级教育阵地而做好图书馆工作的责任感。

（二）把图书馆办成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

文化大革命后，各馆都设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室。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来室学习的读者较少，学习室成了陈列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不断充实学习室内容，使学习室逐渐发挥了作用。广工图书馆的学习室，除陈列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外，还充实了学习原著的辅导材料、广大工农兵学习原著的心得体会以及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等等，来室学习的读者不断增加。

各馆在配合政治运动、重大节日和全校中心任务开展宣传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工作。去年学习中央文件时，中大、师院、农林学院图书馆把馆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计划地分送各系、室。